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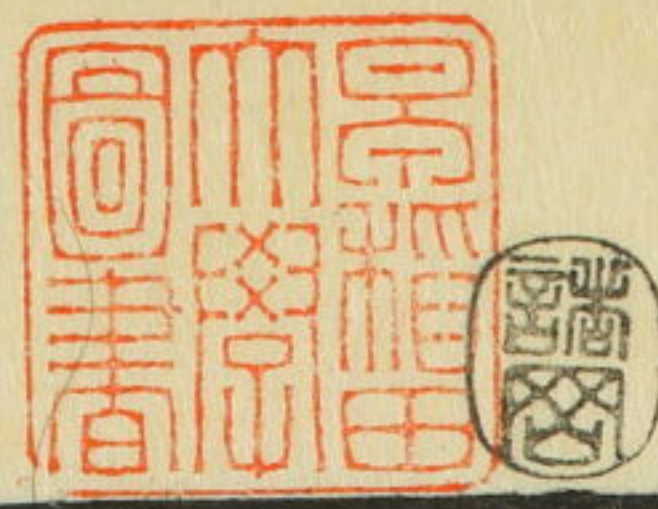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勸業典  
卷五

叻 13  
1228  
12





門口 13  
1228  
卷 1-3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上

男 信謹

武藏山本信有著

門人 奧山翼 同校  
中島嘉春

漢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

附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  
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即以教齊魯之間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上

卷上



附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朝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附漢藝文志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附隋經籍志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

附孔穎達卷首疏云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

者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按偽書二十四篇鄭玄以前有

附後漢書鄭玄傳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玄注尚書及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按馬融者古文家也鄭玄之事馬融當必受其所



傳三十三篇孔氏古文尚書然而至自注尚書負其師反古文從今文則于今文二十九篇內分出五篇始為三十四篇然而伏生今文實二十八篇夏侯氏得偽太誓增之為二十九篇立之學二十九篇者非伏生今文夏侯今文也史記言二十九篇者江聲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太誓一篇共為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漢志亦言二十九篇承史記謬爾尚書埤傳引章如愚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太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司馬遷在

武帝時見偽太誓出附伏生書內遂誌而言之其實偽大誓得之民間不與伏生所得同出也朱子亦曰伏生書二十八篇後人加偽太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也至鄭玄分為三十四篇者其意蓋效孔氏三十三篇者而撰之以配二十四篇雖則合古文五十八篇之數然既失乎伏生今文篇數面目又差乎孔氏古文定篇正例矣若鄭注非伏生今文又非孔氏古文也一家私定尚書也至於晉永嘉之亂自伏生二十八篇至夏侯二十九篇歐陽三十一篇皆亡失焉獨鄭注三十四篇者存而



行于時至今日併鄭三十四篇廢絕不傳于世所謂今文諸家尚書者掃地而盡矣凡尚書存于天地間今學者所誦則獨孔氏所傳古文尚書即梅賾所出孔穎達所疏者唯一本耳宋儒欲主今文黜古文然無奈何今文一字存于世者何至清儒知徒黜古文之說而立改其說謂伏生今文即孔氏真古文按此說出乎明郝敬尚書辨解云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為真古文清人不辨其謬掠取以偽已說可醜比吳穀謂孔壁真古文不傳其狡猾惑人亦復甚矣孔氏真古文即鄭注三十四篇也若梅本則偽古文而孔傳亦偽併孔氏三十三篇盡屬偽本殊不知今文既

亡鄭注亦絕清儒所謂真古文者指何物耶世間既無伏本無鄭本故不得已取梅本中篇名相同者二十八篇雖猥名曰真古文實梅本孔傳古文也然鄭注三十四篇不出于伏二十八篇故不加太誓為二十九篇則真古文說已通亦難奈二十九篇中偽太誓已亡矣今存太誓在增多二十五篇中何於是獵取拾收漢初偽太誓遺文散落見于史記漢書五經注疏等者更造太誓尚書集注音疏分為三篇尚書後案以亡多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但總為一篇其說之窮可以見矣抑其二十



九篇中二十八篇在梅本古文者皆全存梅本中  
 所無偽太誓一篇亡失必無此理矣乃知不啻太  
 誓一篇亡失其二十九篇盡亡不餘一篇然則今  
 所有尚書莫不悉皆梅本也江王諸人皆所傳所  
 受既業梅本反與梅本爭真偽豈非癡人說夢乎  
 附惠棟尚書古義云鄭康成書贊云孔子撰書乃尊  
 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尚書緯璿  
 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  
 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為孔子所加信矣孔

馬融有偽太誓注說別見

穎達為偽孔氏作正義註鄭氏之說以為伏生傳書  
 始加尚字其說非也

按唐孔氏以尚書之尚為伏生所加固非也鄭氏  
 為孔子所加亦非也論語曰何必讀書而後為學  
 孔子時未曾曰尚書也至儒家者流孟荀諸人皆  
 曰書云未曾曰尚書云也蓋虞書以上上古之書  
 謂之尚書墨子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舉尚  
 書分夏書商周之書尚書為上古之書明矣孔君  
 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者上也古也古  
 義如斯以堯舜典在開卷為今文二十八篇古文



五十八篇之冠學者統言尚書惠定字誤解墨子以尚字為孔子所加者此蓋佞鄭氏之蔽也

附孔疏云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之

附毛奇齡尚書冤詞云伏生求得壁藏二十九篇教授于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既有壁本則依本教

授所謂口授隋志所謂傳言衛宏定古文序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說書也古凡授書必說書說書有數端

必解其篇義釋其字詁指示其章句屬讀而是時朝錯以伏生女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也

在史漢傳志並無口授說惟孔序有之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

附王鳴盛尚書後辨云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

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

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

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偽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耄何至



家無本經偽孔特誤會衛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云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偽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按物之存亡皆有定數伏生不耄不得保不失其本經朱子著家禮家僮偷去朱家失家禮原本伏生九十老翁無幹家兒孫惟有一女子在于左右無弟子一人留侍者其失本經當必有來歷幸伏生傳教之久讀誦之熟得能口授孔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蓋當時記其實也宛詞以口授為說書猶可也不及失本經之虛實不可也後辨

謂生縱耄何至家無本經漢志既載家無本經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言壁藏之書漢興猶亡失蓋流亡際為人奪去不可知也生能暗誦口以傳授後求其書亡數十篇哉得二十餘篇以其本教于齊魯之間若後辨豈非讀漢志之淺乎孔疏亦似謂有本經以誦之熟故不執經口授與孔序意相乖誤矣朱子言孔安國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孔不同者亦誤矣說詳于上



附孔疏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等三家所傳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按三十四篇者非伏生所傳又非大小夏侯歐陽三家所傳也伏生所傳者今文二十八篇大小夏侯今文者二十九篇歐陽今文者三十一篇也伏生及三家時未有三十四篇者也三十四篇者昉乎東漢鄭玄同時有蔡邕伯喈者靈帝時拜郎中校書東觀少於鄭五載與鄭相親善故勒其所書丹石經蓋從鄭三十四篇也雖然蔡石經今不傳

焉蔡後魏有三字石經邯鄲淳書也晉有裴頌石經北魏有補石經崔光請也唐有九經石壁鄭覃請也孟蜀有周易石經宋有十三經并篆隸二體石經紹興御書石經蓋自蔡允七刻矣世有所見在石經摺本係李唐孟蜀趙宗物非漢魏石經也蓋漢時勒石經亦非蔡一人東漢熹平四年蔡與堂谿典揚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六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奉詔上石蔡雖獨從三十四篇所與共事揚賜者歐陽今文家也張馴者夏侯今文家也馬日磾者孔壁古文家也方其正字各當必



奉專門學議論若湧抑其  
 四篇也耶將二十九篇也耶三十一篇也耶三十  
 三篇也耶不可的知也蔡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  
 字猶收於宋洪适隸釋中者盤庚百七十二字高  
 宗彤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  
 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  
 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洪氏以孔氏書校之多  
 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  
 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  
 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

九年異果鄭註本耶將歐陽大小夏侯本耶伏書  
 耶將古文別本耶終不可的知也孔疏以蔡石經  
 為三十四篇雖似有據而蔡獨恣勒其所從豈可  
 得乎然則孔疏之言亦未為必是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附家語後序云孔襄名騰畏秦法藏孝經尚書論語  
 於夫子之舊堂壁中



附漢紀云孔鮒所藏

附隋書經籍志云漢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

附古文尚書宛詞云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今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家鮒係孔子八世孫為陳涉博士弟子襄為漢景帝博士長沙太守即騰也騰為安國曾祖則家語稱子襄者近之若隋書稱末孫惠則並無其人此必以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

按古文孝經孔安國序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

隋志末孫惠豈非此乎毛氏謂竝無其人蓋非無其人顧其人長壽曾藏書於壁中既為魯三老後懷孝經至京師必當安國族祖父行焉安國作古文尚書傳之日惠已物故是以稱先人

按秦焚書坑儒科斗廢已久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籀說文解字序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籀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蓋周以來用篆籀而古文非人間日用相通者凡摹印章書幡信及彝鼎銘各有體唯古來所傳書典皆以古文書之學者守而不失然非刀筆帳簿



之急務下吏民庶固多不習之者矣秦燒書後古  
文科斗為最不用之物坑儒後書禁甚嚴古文科  
斗目無見之者口無誦之者假令能識之者亦不  
得不遺忘焉漢興相國蕭何有經世之才懼古文  
科斗長廢人人不能通書典小學試學童加古文  
奇字立六體其慮深矣漢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  
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  
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  
上書于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繇  
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

信然人情誰為不急之事故蕭相國所草律不行  
學童亦不試僅有如揚雄通學者知古文奇字好  
事士載酒問之其他寥寥莫聞焉許慎說文序云  
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所以  
科斗遂廢已至安國時宜人無能知者晉書衛恒  
傳恒作書勢云魯共王得孔子宅書時人已不復  
知古文謂之科斗書自秦燒書及孔壁古文出既  
歷百餘年豈有識不急之古文者哉

附尚書古文疏証云安國大序一篇蓋規模許慎說  
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譌遂謂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  
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蕭何草律以六體試學  
童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  
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  
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  
參考而後可識也杜元凱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  
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  
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社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  
可孔安國時則不可即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

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  
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  
識之也衛宏古文奇字序先于許氏止云秦改古文  
以爲篆籀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未嘗云漢不用  
古文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  
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  
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  
書始禁古文距漢興纔七年

按百詩嫉孔傳古文甚矣故先輸攻孔序不遺餘



力余亦欲為孔序墨守焉百詩謂蕭何以習古文為一代之功令豈得云時人無能識乎予以為是不通時情之言也蕭何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小學而諷得通用字篆籀之類九千字以上既是大業何暇得習不急之古文乎其不習古文無害為史亦無妨仕進學童應六體試得最課為史書令史等職亦是百中一不可必之事也故當時非好事士則少為古文者安得時人皆能識之也漢時小學無應古文之試者是以至漢代尉律不課古文小學不修古文與孔序

所謂時人無知者相符合然云時人皆識古文而排孔序不亦妄乎百詩又引張蒼于左傳多古字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為時人識古文之証然于左氏傳古字則云多其不皆古文可知也河間獻王所得書多出乎漢人之手不必皆古文云先秦舊書亦當伏本繇書之類不必干係于科斗文字司馬遷英才十歲能誦古文亦千百人中一人耳然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後纔知科斗以其誦古文不可通科斗明矣杜預謂科斗書久廢則素可孔安國謂



科斗書廢已久亦非不可也說文序云秦焚滅經  
書古文由此絕言古文科斗絕乎天下也百詩云  
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祇絕經典之古文耳亦不  
深考也當時經典之外有以古文書之者乎經典  
古文一絕則天下安能識古文乎秦焚書而天下  
古文已絕獨幸有經典古文之存漢人得由此而  
見古文矣百詩又云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  
五年間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古文復矣嗟呼  
何考之淺始皇三十四年焚書後古文廢則王伯  
厚所謂距漢興纔七年為當焉秦用程邈籀書代

史籀篆書耳不管係于古文無秦有天下十五年  
間不習尚古文之謂蓋秦禁詩書百家之言有挾  
書之律於是天下之人目不能見古文漢之興也  
非挾書之律即停止歷漢高世一十二年至惠帝  
四年始除至此天下不見古文已二十三年矣且  
始除之時學官未立詩書不興非天下遺書古文  
如拔茅茹業出歷文景武三世之久而漸出太史  
公自序所謂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是也無漢一興天下古文復之謂矣百詩引  
自序証其天下人悉識古文之說不亦似癡人說



夢乎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絳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附經典釋文曰絳古用絳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

書大禹謨按二十五篇即漢書漢紀所謂十六篇夏

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

篇除中下咸有一德無序語不成序攝說命三篇除

下二周書泰誓三篇二十九篇中有偽泰誓故雖真

篇之類因除三篇用真易偽以入二十九篇中二

十五篇內除以上九篇餘十六篇漢書所云是也武

成旅蔡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

命以上二十

附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

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大

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

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

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

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

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

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

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



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太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

附又云孔安國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

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

附熊朋來經說云晁錯所受伏生以漢繇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僞太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

附鄭瑗井觀瑣言云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



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此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舊矣

附陸隴其三魚堂集云據釋文則偽太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又按據釋文則馬鄭所注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注止得古文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

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本今蔡傳從孔疏

附尚書後辨云此段皆作偽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分出秦誓二篇為三十一夏侯仍為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偽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為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偽書始蓋作偽者貪秦誓文多易于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秦誓



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其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摺撫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

按王鳴盛此辨皆妄其言歐陽就伏生二十九篇分出泰誓二篇爲三十一誤矣歐陽章句三十一出漢藝文志然不言分何篇爲三十一今不可知焉然云泰誓二篇豈不臆說乎二十九篇內有盤

庚三篇泰誓三篇既分出泰誓二篇何不分出盤庚二篇也其說不通可以知矣又言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是亦誤矣鄭玄自謂疾歐陽蔽冒無用其所疾歐陽本之理然謂從歐陽本三十一篇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亦不通也又如杜林古文漆書一卷耳非孔壁古文又非伏生今文也賈馬所訓注則三十三篇鄭所注三十四篇絕不涉歐陽三十一篇本與杜林漆書古文一卷本說詳于下然鳴盛誣賈馬援杜林漆書爲鄭三十四篇湊合雖巧不能指定何人所



分出杜賈馬鄭用歐陽本爲三十四而不知歐陽無三十四其有之始自鄭玄爲反謂無三十三篇有之亦自僞書又云僞書亦用歐陽本三十一分出舜典益稷爲三十三是亦杜撰孔已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定爲五十八篇照伏生二十八篇定三十三篇明矣鄭序二十四篇果真古文則其目已彰彰其文已亡逸宜照其目作二十四篇伏生大傳引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又引帝告篇曰弛張乃服明上下漢時九共帝告篇既出伏生之徒張生歐陽等皆見之其他二十

四篇中典寶汨作等亦當人見之欲照之補撰其逸非憑空構造也然二十四篇者當時定爲僞造咸云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五十七篇之數若二十四篇果必真古文增多者而當時人信之誰別撰二十五篇招人謗乎又按孔壁古文五十八篇漢時亡一篇五十七篇見漢志僞造者欲合其數故作二十四篇配孔三十三篇然又欲合漢書漢紀多十六篇之文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爲一卷都十六卷卷以篇別之則自符合漢書等逸十六篇湊合可醜矣二十四



篇者孔疏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藝文志云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多未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云然篇自篇卷自卷卷篇混稱未聞之也篇即卷孔穎達

誤也漢紀漢志等皆曰十六篇無曰十六卷者然強牽合爲一其窮可以見焉只王所據篇即卷也者即其所讎視孔疏之言也取以証之其窮亦可見也二十四篇即十六篇十六篇合二十九篇篇爲卷則爲四十五卷別分二十九篇爲三十四篇是五十八篇鄭注尚書也孔三十三篇僞二十四篇皆無泰誓泰誓當時決定爲僞未見真太誓故除之爲五十七篇四十五卷閻百詩爲七武成一十八篇僞造者居常慣聞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之



數用其二十四合孔三十三加序爲一篇曰五十八篇序在卷外故四十五卷也篇卷同于鄭實與鄭異矣王鳴盛不知桓四十五卷五十八篇異乎鄭四十五卷五十八篇又不知前漢時絕無四十五卷尚書淺矣哉

又按偽二十四篇鄭注以前有之以篇分卷故九共九篇同卷偽造者以爲今文家例也漢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盤庚三篇同卷泰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同卷是所以九共九篇同卷也鄭玄微九共同卷分爲九

篇之例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泰誓等同卷者爲三十四合二十四爲五十八若偽造家作二十四者欲合尚書五十七篇四十五卷之數也蓋非五十七篇則不合加序一篇爲五十八篇之數也非欲合鄭注三十四也三十四合二十四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鄭玄也鄭本古文家至是異轍尊崇今文注伏生尚書大傳注其分出三十四篇尚書然不注二十四篇竊疑其偽造而心不安也將二十四篇皆亡而不存絕無師說有名而無實乎然大傳引九共篇語則非絕不存也疑其偽不以



古文尚書鄭師卷之十一  
注決矣劉歆賈逵馬融等並云十六篇逸顧于十六篇真本偽本兩未見之也凡書雖或無師說者今猶存者不為少矣獨偽十六篇絕無師說又無傳注併其書無存一字真十六篇即二十五篇者能存于今與天地日月長傳者蓋皇皇后天不存二十四篇偽物以亂真所以護持聖人之道於千歲之後也

又按伏生二十八篇于孔壁古文皆有之文字篇章雖互有小異同大意總無乖異者矣故孔安國得壁内古文而就今文二十八篇考定三十三篇

以傳授弟子三十三篇者五十八篇中篇數非分今文以五十八篇比校于今文三十三篇與二十八篇相同惟有分合之異耳由今文觀之則似二十八篇内分出舜典益稷康王之誥三篇盤庚中下二篇為三十三實不然也古文五十八篇者與今文二十八篇者皆出于壁内真書也若篇有折合字有同異蓋別本爾不足異焉猶如論語有二十篇魯論二十一篇古論二十二篇齊論雖篇數章句各異皆真書而別本爾闕百詩已知有別本史繩祖學齋佔俾云允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云



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似繩祖  
所見亦是別本漢劉歆三統歷引古文伊訓曰惟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今伊訓無此語蓋別本又陳祥道禮書  
云漢律歷志引伊訓云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  
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不翅今  
伊訓無之又律歷志與三統歷各異矣蓋別本論  
衡引梓材云疆人有土開賢厥率化民尚書大傳  
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又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  
圭璧今梓材盤庚酒誥皆無之亦別本此類不可

枚舉也又據漢書考秦燔書伏生壁藏之天下大  
亂伏生去家流亡亂定漢興生歸家壁內書皆亡  
失後求之裁得二十餘篇然既亡數十篇由是觀  
之伏家壁藏本既已亡失後裁求得者殘缺之餘  
二十八篇者也及晉永嘉之亂與夏侯歐陽今文  
俱亡至南北之季併鄭注三十四篇者亦亡所謂  
今文者絕于世縱欲從之已無其書凡天地間尚  
書存者唯孔壁古文耳自古文尚書一出壁內授  
受相承未嘗一日亡失傳至于今矣蓋孔壁古文  
百篇其可知者五十八篇除考定者三十三外多



二十五篇二十五篇無師授雖安國作之傳以古文不立于學不敷諸世貽于子孫其所業授三十篇者所就今文而比校照証曾聞伏生有師承弟子皆傳之至二十五篇雖或有私相授受學者多無傳之者故漢魏間諸儒或有不見之者以未立于學不行于世故稱逸書賈逵王肅諸賢或有見之不輒爲注解者古昔尊重師承苟無師授者不猥教授解釋非若今世僅識字讀書者人人下帷聚徒也永嘉之亂孔傳雖已亡五十八篇本嚴然存于中秘完于家傳豈非天幸斯文哉

又按漢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子俊俊授膠東庸生生授清河胡常常授徐教授王璜及塗暉塗暉教于扶風扶風之地古文學大行馬融賈逵皆扶風人通古文逵父徽者塗暉門人也衛宏亦受古文學於扶風人杜林扶風古文學淵源乎安國至塗賈馬鄭後漢鄭玄傳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玄注尚書及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鄭初學古文尚書馬融素古文家也玄及事馬融當必受其所傳三十三篇者



然而至自注尚書，孔壁古文從夏侯今文于其二十九篇內分出五篇始為三十四篇立異於賈馬蓋有為而然矣且嫉歐陽尚書三十一篇失二十九篇本義致學業蔽冒上遡祖述伏生注之尚書大傳故傳云受古文尚書又直曰注尚書不曰注古文尚書也衛賈馬皆傳孔學古文三十三篇鄭則從今文二十九篇別為一家分作三十四篇似今文家然尚尊奉孔安國曰我先師棘下生其所注題曰古文尚書其作三十四篇若斯欲以合古文五十八篇全數亦似古文家顧當在今文古

文之間矣。得非後漢劉陶中文尚書之類乎。范史載劉陶推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書。又唐張懷瓘書品載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蓋欲調定古文今文。然不知今文尚書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一篇三十四篇異同互相爭訟不可調定。况於古今決不可調定也。王西莊尚書後辨云馬融所注古文即衛宏賈逵所傳杜林漆書古文本而鄭亦注此本。是西莊架空胡說也。杜林漆書非杜所業傳古文全本衛賈未嘗傳



漆書馬鄭未曾注漆書說詳于下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者著其為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予於是乎知康成志業在古文其從今文者出乎不見于下也說

按鄭初受古文於張恭祖後受馬融宣師祖孔學終得偽古文亡逸二十四篇欲合之於孔壁古文五十八篇之全數三十三篇卒不可合也二十九篇分之則合焉故從夏侯從夏侯則不得不駁歐陽孔疏言賤歐陽可也言賤夏侯不可也言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可也孔壁古文三十三篇外時稱亡逸者二十五篇鄭注三十四篇外得亡逸者二十四篇其異如斯則鄭注篇數不啻與孔異亦與大小夏侯歐陽三家異故言篇數並與三家同不可也



附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附漢楚元王傳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有逸禮三十九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

附荀悅漢紀云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獻之

附史記儒林傳云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附漢書儒林傳云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附孔疏云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

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

學顯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分二十九篇為三十四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

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為十六漢志多十六篇篇即卷也

按十六篇者即孔序所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是



也然孔疏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未深考及也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謂二十九篇者武帝時已有偽泰誓出于世當時今文家不知其偽加伏生本為二十九篇安國考伏生原本二十八篇者以其今文字比校三十三篇漢志以為考二十九篇者誤矣二十五篇內有真太誓真偽雖別物二十九篇內既有泰誓篇目為不在增多之中故援之以易偽太誓於是二十五篇內除泰誓三篇實得多二十二篇二十二篇內又除太甲二篇說命二篇為十八篇即同序同卷古文尚書一定

例也十八篇內大禹謨無序攝皋陶謨咸有一德無序攝太甲又除皋陶謨咸有一德二篇終為十六篇毛西河曩已有此說所謂十六篇逸多十六篇即是也史漢又並云逸書得十餘篇者未除太誓前尚有十七篇安國除之後始定十六篇是故不指言其篇數云十餘篇爾後有若張霸之徒者不知有真古文十六篇即二十者妄偽造舜典汨作九共等十六篇即二十先合史漢逸十六篇之數又欲併合所謂古文五十七篇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下注曰五十七篇○鄭玄叙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之數強



拆爲二十四篇配于孔書三十三篇也又鄭玄注尚書鄭本古文家也故欲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數然從孔氏三十三篇本則不得不爲五十七篇因不得已從夏侯二十九篇作三十四篇合僞逸二十四篇始爲五十八蓋僞造二十四篇者爲三十三篇未知後有鄭注三十四篇者出鄭三十四篇偏依二十四篇故不得不棄三十三篇由此觀之鄭與僞造二十四篇者本意各異孔疏之言似鄭增益僞書二十四篇實不然以有僞逸二十四篇故照其例分二十九篇始爲三十四遂撰作五十

八篇四十五卷之一別本尚書然而鄭三十四實乖今文二十九篇例漢志經二十九卷是二十九篇爲二十九卷今文篇數卷數如斯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從爲一卷鄭分爲二篇又爲二卷皋陶謨益稷亦然非乖今文篇例乎孔一依壁中篇數不干係今文篇數鄭以臆分今文篇數進退實無據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

按尚書四十六卷之卷數安國以來一定不易也并序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序雖別分篇不別分卷也附四十六卷內已去序爲五十八篇篇雖減一篇於卷猶尚四十六卷序不入卷數分序併序不管四十六卷一定數也九定卷例孔疏云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

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異序故異卷也終西漢五十八篇不亡一篇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及後漢亡舜典一篇鄭玄書贊云後又亡一篇故五十七篇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其下小書云亡一篇是也若鄭注三十四與二十四相配雖合五十八之數不可合四十六卷定數故爲四十五卷定焉暗欲示四十六卷五十九篇者減一篇爲五十八則宜卷亦減一之義以合孔序殊不知尚書無四十五卷者其有之起乎僞逸書十六篇者十六篇當加二



十九為四十五卷故鄭注五十八篇不得不依四十五卷之數若其為四十六卷者分序別為一卷也通儒賈馬等莫一言及四十五卷四十五卷僅見于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毛奇齡宛詞引新論云四十六卷為五十八篇暗記誤也若鄭所定四十五卷不知安國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一定之例取諸其臆定此卷數也如孔所定異序異卷同序同卷之例竟不可變動吾儕據此推証四十五卷之偽不亦幸乎附尚書後辨云真書五十八篇偽書亦五十八篇其

篇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為五十八偽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為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實不合也真書四十六卷偽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泰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是也漢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按漢志無兼序言之而而偽書乃除序為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偽者既欲同于真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



進退而無所據疏曲為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為例按孔疏云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又今文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經義考云伏書只二十八云二十九者其一故知然○經義考云伏  
 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即在卷數內為非者然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作偽者乃創為此例何足信哉又云真書五十八篇為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為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

按王鳴盛辨尚書武斲駭人耳以合偽書二十四

篇鄭本為真書以孔壁真書梅本為偽書其誤予既辨之詳矣其曰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者亦可謂武斲也漢志祇云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亡一篇未有兼序言之言也儻若王意謂本為四十五卷加序為四十六卷若復得一篇加之為五十八篇則當四十六卷復加一卷為四十七卷豈有此理哉孔安國雖以古文起家據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古文文義則不必強異于伏生伏生本二十八篇序在卷外夏侯本加偽太誓一篇又序在卷外四十六卷亦不得不序置卷外也然王



古尚書卷之十一  
謗效伏生序在卷數外例尤無謂也王亦云漢志載序在卷數內予閱漢志不載序在卷內即如上所辨矣王又是偽造家胡亂無法卷數非異序異卷同序同卷嚴然一定規則而破古文卷數妄為四十五卷者要之起乎偽造二十四篇矣凡序在卷數外者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壁古文五十八篇皆一定例也曰序在卷數內為四十六卷除序為四十五卷者王鳴盛之妄也漢書漢紀等云多十六篇十六篇即二十五篇也合三十三篇為四十六卷真古文若為四十五卷非多十六篇多十

四十五卷之數耳  
五篇也當何處著一篇但偽十六篇三十四篇合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今依此五十七篇叙次之釐為四十六卷則堯典一卷舜典二卷汨作三卷九共九篇十二卷大禹謨十三卷皋陶謨十四卷益稷十五卷禹貢十六卷甘誓十七卷五子之歌十八卷胤征十九卷是為虞夏書湯誓二十卷十典寶二十一卷湯誥二十二卷咸有一德二十三卷伊訓二十四卷肆命二十五卷原命二十



六卷十盤庚三篇二十九卷九高宗彤日三十卷十  
 西伯戡黎三十一卷十一微子三十二卷十二是為商書  
 偽泰誓三篇三十五卷十三牧誓三十六卷十四洪範三  
 十七卷十五旅葵三十八卷十六金縢三十九卷十七大誥  
 四十卷十八康誥四十一卷十九酒誥四十二卷二十梓材  
 四十三卷二十一召誥四十四卷二十二洛誥四十五卷二十三多  
 士四十六卷二十四無逸四十七卷二十五君奭四十八卷二十六  
 多方四十九卷二十七立政五十卷二十八顧命五十一卷二十九  
 康王之誥五十二卷三十周命五十三卷三十一費誓五十  
 四卷三十二呂刑五十五卷三十四文侯之命五十六卷三十四秦

誓五十七卷三十五是為周書百篇序合為一篇卷四十九  
 此皆按之史傳參之注疏反覆推究以求合乎當日  
 之舊按尚書篇卷若疏証叙次則建武以前武成未  
 亡之時為五十九篇四十七卷其五十九篇見  
 孔序而其四十七卷數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  
 者同卷異題者異卷已釐次之上矣孔則以同序者  
 同卷異序者異卷鄭注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  
 篇序實為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篇自為序已足四  
 十六卷之數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為一卷只得引之  
 各冠其篇首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辭云  
 按疏證五十七篇叙次釐為四十六卷謂按史傳



參注疏反覆推究合當日之舊然疏証所釐定卷數非今文二十九篇例又非鄭氏三十四篇例也二十九篇者堯典合舜典為一篇第一皋陶謨合益稷為一篇第二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泰誓第十收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洛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為一篇第二十五呂刑第二十六文侯之命第二十七費誓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則為二十九卷鄭玄分二十九為三

十四者篇也非為三十四卷也故其卷數依然二十九卷也加十六卷則為四十五卷加序則四十六卷也疏証誤從鄭玄所分篇立卷數皋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等各為卷別作異題異卷同題同卷例豈不臆說杜撰乎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為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詁訓傳亦與經別及



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而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象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

按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亡逸既久矣歷漢魏晉數

百年纔出多後人攙入固非純粹者也其真面目不可見然今存者可當告朔餼羊矣唯安國原本經傳別行乎將就經爲注乎大序不詳載其事今不可知也閻若璩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凡古書之注說自毛詁訓傳孔論語注以下有不似就其經下爲之者乎漢志毛詩詁訓傳本與經別後人引經附傳今本是也古文孔傳挾經文間若今本亦出後人手不可知也孔傳在經下假令出後人亦無妨其真僞焉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

附尚書後辨云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偽者當從此  
着眼蓋真古文五十八篇為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為  
四十六卷偽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  
矣若再加序一卷則為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  
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  
此例也

按偽書二十四篇與鄭本三十四篇合為五十八  
篇四十五卷巧合桓譚新論之卷數然窮于漢志  
四十六卷之數則加序為一卷而充其數焉以為

序在卷數內是西漢之書無此例也伏孔之書並  
序在卷數外而不別為一卷附四十六卷中孔傳  
以序分冠各篇四十六卷之數猶依然不改若五  
十八篇為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為四十六卷則漢  
志四十六卷去序為桓譚四十五卷漢志謂逸一  
篇此又五十八逸一篇為五十七則卷數亦當減  
一卷為四十四卷乎不通之說也蓋序引之冠其  
篇首西漢人已為之毛公曾分詩序以置各篇首  
豈獨咎安國乎蓋引序冠篇首不過欲省學者兩  
讀併覽之勞耳然鳴盛咎之不已抑似酷吏舞文



欲加罪於無罪巧獮可醜矣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附尚書疏証云按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按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

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况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於安國而大之乎頗不可解又按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



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証越數歲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辨矣

附經義存亡考云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齊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

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叙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於學官之故尔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



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籍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尔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或云史記雖云訖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本戰國策連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

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

按漢書文選皆謂天漢之後孔安國獻古文乃孔序所謂四十六卷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也蓋古文



藏之官府時巫蠱事未發詔安國作之傳傳成欲  
獻之會巫蠱難起經籍道息乃不復以聞故不列  
于學官不施于世貽子孫耳古文經歷代未嘗逸  
亡巖然存于官府安國傳獨亡逸數百年至東晉  
甫出世人讀書多踈漏乍見孔序中不復以聞之  
十字以為無安國獻書之事不與漢書合矣殊不知  
孔序云悉上送官不亦獻書之事乎朱竹垞云安  
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  
距安國之死當已久矣是不深考之言也推安國  
生歿年生遭巫蠱事決矣何也安國年十五六問

今文於伏生當在建元元光間伏生在文帝世雖  
年九十餘焉知非百有餘歲猶不死至武帝時能  
教乎齊魯之間安國亦從問故哉史記儒林傳云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  
寬既通今文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又受古  
文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寬既學歐陽生  
歐陽生受業伏生者也寬又受業安國安國亦問  
伏生者也歐孔同為寬師皆在武帝世為博士當  
年相若其受學當共在建元元光間然則伏生長  
壽越百歲亦不可疑也然而推寬受業安國年當



在元朔元狩間漢書兒寬傳云寬補廷尉文學卒  
史受業孔安國時張湯爲廷尉可見寬受業孔安  
國非詣博士時補廷尉史後也寬應郡舉詣博士  
受業于時安國年少未爲博士寬後爲廷尉史以  
安國爲其師歐陽生同門之人而是時又治古文  
從之受業史記所謂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重書受業字爲此也安國教寬所以知在元朔元  
狩間者漢百官公卿表云元朔三年中大夫張湯  
爲廷尉在官七年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寬受業  
安國在張湯爲廷尉時則非元朔元狩間何也自

元狩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難大起之日相距三  
十二年矣安國生遭巫蠱事明矣是時當年五十  
六七家語附錄云安國年六十卒當必卒于征和  
末後元初詳于補正孔安國傳竹垞曰安國卒當  
在元鼎間誤矣宜考史記漢書家語知其不然焉  
又按閻百詩云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  
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  
不誤矣此說差矣蓋史記之爲書藏而秘之不出  
于世殆百年自劉歆始行其間歷幾多傳寫寫誤  
攙入不能必無也漢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



有錄無書可以知其必有亡逸矣史記云忠生武  
 武生延年及安國漢書忠生武及安國史以武為  
 安國父漢以武為安國兄班固依孔子家譜錄之  
 盖可不有差誤恐子長傳聞之訛矣漢書亦不載  
 安國蚤卒事唯史記載之亦恐誤矣且蚤卒亦非  
 夭死之謂也史記外戚世家云竇皇后親蚤卒葬  
 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  
 侯母曰安成夫人言竇后父母先於孝文帝即位  
 蚤已卒也曰親蚤卒曰父為安成侯母為安成夫  
 人唯見其父母蚤先卒尔若以蚤卒為早世豈竇

后父母皆俱早世哉可以証蚤卒非夭死矣盖子  
 長編述史記之日安國蚤先卒也蚤卒果為夭死  
 之謂則人之卒四十前後非夭死何也孔子世家  
 書孔子子孫卒年四十五皆書而不言蚤卒者  
 以非同時相識者也獨於安國曰蚤卒者以安國  
 今皇帝博士子長同時人而先於子長蚤已卒故  
 異之書蚤卒不書其年者非誤脫則闕誤也否則  
 不審知其年也譬若今人雖親友相知沒世或有  
 不知其庚年者古昔亦當若斯焉論語曰父母之  
 年不可不知盖當時多不知父母之年者故夫



子及于斯况交友之間乎子長不知安國之年不足怪矣再按安國得壁中古文以伏生今文考論之為繇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非一朝一夕之業當竭數年心力以僅卒業也其卒業顧必當天漢間矣蓋是時安國已辭官家居即自家獻之漢劉歆遺太常博士書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荀悅漢紀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是也以古文絕無師說詔為之傳傳成正當征和時未聞奏會巫蠱事起以是觀之安國卒定在征和後可以決矣又閻朱二家之說可以破矣

附尚書後辨云閻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為定世家載孔子子孫年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蚤卒而獨言安國蚤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為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此為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共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



八年薨其下又云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  
玩一初字知壞宅即初王魯時事安國尚未生今偽  
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為不合又詳上下語  
氣則以獻書為一時作傳欲獻為又一時第作傳欲  
獻會有巫盜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盜何以不立  
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  
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  
獻之並無兩次上獻事亦並無作傳事也按當日之  
情節實是如此作偽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  
今又并傳突出不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按漢紀成帝紀云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家者家語安國卒于家之  
家也謂家居蓋安國辭官家居錄古文上獻  
焉以時不居官故云家獻之疏証云天漢後安國  
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漢紀於安國  
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矣凡指子孫曰家余  
未聞其例也獻古文尚書非小事宜舉其名何以  
云家乎安國子名邛孫名衍為博士名皆著聞若  
果非安國躬獻之至子孫獻之豈堙滅其名哉孔  
子惠魯三老一匹夫耳懷孝經詣京師獻之已稱



其名况官至博士者獻之乎安國躬親上送之漢書家語文選孔序漢紀皆足以徵矣後辨云安國卒年可以四十為斷全無據家語附錄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當時孔氏子孫皆顯家譜現存如之何有猥定人祖先卒年者哉孔氏子孫千百不啻漢魏以降未有非家語安國卒年者也抑非以與其家譜不乖故乎然王西莊云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也今所存家語實非無後序所謂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然漢藝文志載之豈王肅私定也哉後辨又定兒寬受業于安國在

元朔三年可謂妄矣元朔三年者張湯初為廷尉之年也而舉兒寬為卒史者張湯也湯為廷尉是歲未必兒寬即應舉寬初應舉詣博士受業後為卒史又後受業于安國則不元朔三年必矣是時安國為博士歟未歟今不可審知也然漢書明云寬詣博士受業下別書受業於安國安國于時為博士則博士與安國不可別書也又兒寬傳明云為卒史受業孔安國則是時安國未為博士也其妄定元朔二年者不過欲強使安國短命夭死以成其說耳後辨又云安國受業于伏生者為更謬



古文尚書卷之五  
是亦却謬矣畢竟以安國卒年四十為斷故為此  
謬說爾後辨又云漢景十三王傳魯共王以孝景  
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又云共王初好治  
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即初王魯  
時事也安國未生今偽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  
者亦為不合予按共王薨當武帝元朔二年漢書  
共王薨下曰初者言未薨以前之初非言初王魯  
時也王壞宅在建元元光之間即安國親見之若  
上所說焉後辨又云安國獻書為一時作傳欲獻  
為又一時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學耶此辨不

通雖其初獻無巫蠱事古文初出絕無師說惟孔  
安國獨知之然家居不在官不可立學以教授焉  
是所以不立學也於是詔安國使作之傳傳成欲  
獻之依巫蠱起不聞奏焉蓋其初獻當天漢之後  
安國家居之時故漢紀云家獻之安國家居躬獻  
之也非家族子孫獻之也王西莊駁孔序非罔則  
妄後人惑之雷同者多矣應得罪於孔子在天之  
靈不亦悲乎

附補正伏生傳云伏生名勝字子踐濟南人為秦博士善治尚書及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



亡漢定惠帝時始除挾書律伏生還求其書皆亡失  
焉有欲學者以五六十年来讀誦之久其所暗記口  
授子弟後求得之尚亡數十篇獨有二十八篇而教  
於齊魯之間張生歐陽生等其高足弟子也從是諸  
山東大師莫不涉尚書而教矣先是文帝欲求能治  
尚書者天下無有廼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以受之太常遣掌  
故朝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焉伏生長壽  
至武帝時猶存在焉授尚書業孔安國從問故先是  
偽太誓出而行于世伏生弟子張生以尚書授夏侯

都尉加偽太誓於伏生書爲二十九篇都尉授族子  
始昌始昌授勝有夏侯章句謂之大小夏侯尚書學  
歐陽生別增數篇爲三十一篇撰歐陽章句謂之歐  
陽尚書學於是尚書學盛行張生爲博士伏生孫以  
治尚書徵不能明定伏生歿後諸弟子各論所聞持  
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伏生尚書大傳猶誤以爲  
太誓爲真取之武帝末玄孫繻客授東武子孫因爲  
東武人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伏不鬪云  
附補正孔安國傳云孔安國魯人字子國孔子十一  
世之孫也父名忠兄字延年武帝時伏生雖老猶教



今文尚書於齊魯之間安國就問故業成有名廷尉文學平史兒寬從受業安國仕爲博士歷諫議大夫侍中遷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家居教授家學先是魯共王欲壞孔子宅增其宮于壁中得百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也悉以還孔氏秦焚書天下不見古文科斗書已久故時人無知者安國以所聞伏生之今文比較考論究其文義今文二十八篇爲古文三十三篇其餘可知者二十五篇加序一篇爲四十六卷自家上送之以其無師說不得列學官乃詔安國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安國研精覃

思博考經籍撰古文尚書傳引序冠各篇以省兩讀之勞除序一篇定五十八篇卷數猶用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例四十六卷依舊不改焉征和初始卒業于時巫蠱事發經籍道息不復以聞貽之子孫不施于人間高足弟子膠東庸生輩不得見之是以終漢魏學者皆稱之逸書又安國撰古論語訓十一篇古文孝經傳二篇非承詔作之者故弟子或有傳者焉武帝末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子邛孫衍成帝時爲博士附隋書經籍志云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



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繇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附論衡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

按共王壞孔宅漢紀隋志皆爲武帝時漢書楚元王傳不指言何帝時然其文前後皆武帝時事也然則共王壞宅爲武帝時不可疑也漢志爲武帝末末字爲時字誤只論衡爲景帝時閻王等皆是

之然論衡獲於傳聞之說不足取焉不若孔序親見聞之確乎說詳于上

附王柏書疑云孔序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予欲獨求伏生尚書已不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多太史公妄加點攬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之計不知爲孔壁蓋亦甚矣



附尚書古義云惠棟按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第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  
之字竄易經文後之學者無可攷證反以史記爲今  
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  
今所傳古文湯誥語與史記所載絕不相類其中如  
敢用玄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見孟子豈誠  
孔壁之書哉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上終

孫

信錫覆校



